

旗鼓文从

新疆人民出版社

王有才

著

南疆故事



旗帜鼓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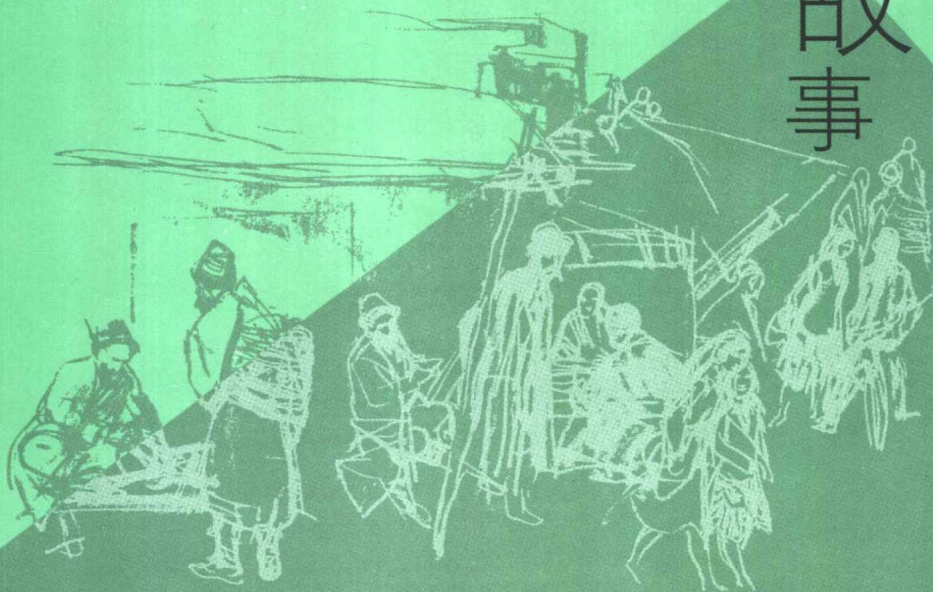
》 》 》 王有才 著

NANJIANG GUSHI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南疆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疆故事/王有才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1

(旗鼓文丛)

ISBN 7-228-08372-5

I. 南... II. 王...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802 号

南疆故事

王有才 著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9.875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7 000 册

ISBN 7-228-08372-5 定价:50.00 元(全二册)

引 子

我又看到这片干土地上最著名、最经典的风物了，这是我从幼年起就日夜相伴、熟视无睹的风物。如今，无论灰水泥和黑柏油的马路怎样穿过城镇，无论玻璃墙和瓷砖贴面的楼房怎样在低矮的老房屋中拔地而起，无论人们的穿戴怎样时尚靓丽，乘坐的卧车怎样光可鉴人，也无论时代怎样刷新着生活，只要轻风一起，只要清晨人们又醒过来开始活动，所有的一切，仍会被这无孔不入的风物所缭绕，所笼罩，所弥漫。经典的风物永远营造着经典的景色，街市迷蒙了，如罩着轻纱；田野迷蒙了，如挂着雾岚；远山近树迷蒙了，似醉汉眼中的景象；整个眼界里都迷蒙了，迷蒙成梦幻里的世界。

这风物就是尘埃。

我想起很早以前，后来又反复听说过的一则关于这尘埃的经典幽默：说这片干旱土地上尘埃太大，特别是在乡村土路上，尘埃深得像是河水，毛驴儿一走上去，整个身体就湮没在尘埃里了，只露出两只长耳朵举在路面。多少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惟有这燥涩的尘埃仍旧充斥在广大的空间，细微的角落，仍旧无所不在地漂浮着、飞舞着。

这就是南部新疆，一片被尘埃湮没的遥远的干旱大陆。

面对黄尘，我心里涌起久违的亲切感，又有一些久违的伤感，由于远离得太久，见多了清新和湿润，它又让我觉得陌生，觉得有种不能适应的艰涩。但是我知道，在尘埃湮没的深处，无论怎样艰涩，生活仍在日复一日地流动，创造仍在毫不停留地进行，变迁仍

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多少与尘埃共舞的人生正在演进之中,也许是艰辛的,也许是神奇的,也许是神圣却又平易的。

这一天,当暮霭四起,尘烟轻漾,我所置身的莎车城似乎整个儿没入尘海之中。我沿街徜徉,空气中弥散着尘土呛人的气息。就在这一刻,我见到一幕情景:几个老者在路边缭绕的尘埃中谈笑,他们语声爽朗,笑声豪放,评说世事透出锋利,透出气概,有时又玩笑几句,似顽皮的孩童。一望而知,这是几位经历不凡,曾经叱咤风云之人,举手投足之间,更显出干练利落,显出某种入骨的素养。我一下站定了,共鸣在心胸间涌流起来,我觉出一种亲近,一种血缘般的亲近。他们身上流露着的某种东西,正是我所熟稔的、所习惯的,是我至今仍时时呼吸着的。我凭直觉,断定他们是曾经的军人,虽然他们如今已是古稀之人,但他们身上军人的气息我嗅得出来。果然,他们特殊的用语渐渐表明了身份,“作风不过硬”、“把狗日的消灭了”、“老子打日本的时候”……后来证实,这正是几位跟随王震将军解放新疆而后留在了莎车的进疆老兵。据说,这样的老兵,光莎车就有好几百。

这是一次邂逅吗?

一个目光呆滞的老人蹲坐在一个单位的门墩边,他身旁有一条老狗陪伴着,人们告诉我,这是一个进疆老兵;一个荒僻的维吾尔乡村,一个汉人和维吾尔族老乡在地头跳起了麦西莱甫,跳得纵情并且尘土飞扬,老乡对我说,这是他们的村干部,从前的“解放军巴郎”;我在莎车遇见了一个30年音讯全无的中学同学,叙谈之中,才知她与当年不少同学都是进疆老兵的后代,而她的丈夫又是后来留疆的退伍军人;在叶城,我打问那里的县委书记,一个维吾尔族干部用庄严而生硬的汉语赞叹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儿子。

一切并非偶然,仅仅一次陌生朋友的聚会,不期然地满席上竟大多数或为老兵后代,或为退伍老兵,或有亲人仍在军营。后来在

和田,见到地委书记,聊及干部的成分,才知县乡一级干部中,许多是老兵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退伍老兵的子女,以及从本地入伍又回到本地的少数民族老兵。南疆几个地州干部的构成大致如此。

当年,一声令下,进军新疆的数万解放军官兵便就地转为农垦大军,无声地融入边疆广袤的荒漠戈壁。然后,解放军的无数老兵,又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断地走进这片干旱大陆,没人漫天飞舞的尘埃之中。他们的汗水,化作淙淙的雪水,静静地滋润着这片焦渴的土地;他们的青春,化作盎然的春意,连接成千土地上的片片绿洲;他们的生命和血脉也在这里扎根、繁衍、延伸,他们及他们的后人,已经或正在演变为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过着当地少数民族习俗的生活,说着带维吾尔族腔调的汉语,或者干脆说着维吾尔语,看着维吾尔语的电视连续剧,并且变得像维吾尔人一样能歌善舞。他们把这里已经当做了故乡,向外来人介绍籍贯时只说自己是“新疆人”。有人试图迁往老家或口内某地,但迁去后却无论如何不能适应,梦魂牵绕的仍是这尘土飞扬的地方,最后,终因“故土”难离,又不得不重新迁回。他们的儿女出生后,就深深地浸染了这尘埃的底色,他们在当地上学,在当地就业,他们唱着“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像坚守根据地一样守候在这里,然后开始男婚女嫁,生儿育女。这片干土地的未来,也注定将由他们和各方移民、世栖居民一道创造。

还有本地的少数民族老兵,他们像这干土地上的尘埃一样,在哪里腾起,又在何处落下。一个乡村警官,一个村民组长,一个打馕卖烤肉的师傅,一个赶驴子上巴扎的老头,或者一个县长,都有可能曾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军人。他们融在自己的族群中,像尘海里的尘埃一样难辨身影,但是他们作为一片绿色,默默地扩展着故乡的绿洲,增添着它生命的活力。

南疆的历史因此被改写着,这片古老大陆在自然状态的缓慢推移中因此紧赶了几步,渐渐步入一个踏上现代轨道的历史阶段。

这片土地也因此深深地浸染上他们的气息,烙刻下他们的印记。山水为何呈现着这样的生机?城镇为何不断改变着容颜?民风与文化为何闪耀着这样的光彩?干土地上的一切为何是眼前的模样?老兵的忠贞,老兵的汗水,老兵与岁月同逝的青春,老兵与尘埃共舞的人生,这,正是谁都无法忽略的重要原因。

但是,光荣也好,艰辛也好,神奇也好,苦涩也好,老兵们的故事却很少为干土地以外的人们所了解、所知晓。这片土地实在太遥远太闭塞了,它深陷在大陆的深处,阻挡了多少探访的脚步,它尘埃的面纱又太厚太重,遮断了多少远眺的目光。今天,我既已抵达这干旱大陆,就该撩起这面纱,哪怕只轻轻撩开它的一角,把这独一无二的,被尘埃湮没着的老兵的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

目录

引子	1
老骑兵的麦西莱甫	1
英雄末年	21
「懒汉公园」风情	37
乡里生活	61
从哪里上天堂	81
披满尘埃的诺言	105
墓地守望者	131
鹰翔冰山	151
库木代尔瓦札三日	171
落雪纷扬麦盖提	203
一个女人的两种故事	239
《南疆故事》作品研讨会纪要	273
后记	303
补记	308

老骑兵的麦西莱甫

Lǎo Qí Bīng de Mǎ Xī Lǎi Fǔ

在疏勒的一座营房里,我见到了一个维吾尔族少校军官,只在短短的一小会儿工夫,我就对他充满好感。

他说两三年前,自治区的电视导演带着新疆最著名的女歌手巴哈古丽来南疆拍摄MTV《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选中他充当歌曲中的阿娜尔汗的情人克里木。导演要求他要像真正的情人一样去和巴哈古丽配戏,要在那么近的距离和著名的并且有着一双漂亮黑眼睛的艺术家亲密地眉目传情,他做不到。于是导演用军队的命令和任务这样的字眼来压他,终于拍成MTV。他原以为在电视上播一下完事,没想:MTV制成光盘满世界发行,妻子不高兴了,因为她随时随处都能看到丈夫变成别人的“情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情”。这是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于是他这样对妻子说:为什么让我和大歌星拍爱情戏,而不让别人拍,说明你有一个英俊精干的丈夫,你应当高兴自豪,和她在电视上亲密,那是做戏、是演戏,和你才是真的。这个办法挺灵,妻子从此高兴了,他自己家里也放着这盘MTV,来了客人有时还放一放。

不用说他长得英俊潇洒:像被精心修剪过的军马鬃发般漆黑的浓发,雕刻般棱角分明的面庞,毫不含糊搭配起伏跌宕的五官。这是一张把美、智慧和力度完美结合的脸,是可以作品牌广告、企业形象当街立牌的俊男,是可以摆放在美术系画室让大学生精心临摹明暗关系的石膏头像。精明强干、瘦削挺拔的身材,灵活协调的动作,传达着随时准备风一样行动的爆发力和速度的信息。羚羊般跳跃的目光,实际上是灵活快速运转着的大脑的脑电信号。汉维

两种语言的同样纯熟,使他始终在汲取着两种文化的营养,从而时时散发出文化嫁接的独异魅力。

凭着经验,我断定,这是一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子弟。判断接着就得到了证实。他说:“我老爹(这是新疆汉族青年人对父亲的现代叫法)当了一辈子兵,最早是驻喀什的那个骑兵三团的骑兵,后来在我的老家英吉莎县武装部从参谋一直干到部长,1994年才退下来,他是个真正的军人。”少校显出有节制的自豪。

原来他是英吉莎老武装部长的儿子阿布都克木,我说他怎么会那么不同凡响呢!阿少校真该为有这样的老爹自豪得意。他老爹一生虽处和平年代,但却参加过1959年西藏平叛剿匪,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作战,以及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立过大功,是国家的功臣,也是在南疆的绿洲戈壁名声很响的人物,你可以不知道他的在汉人来说不太好记的名字阿布莱提·阿布都伊木,但是你不能不知道英吉莎武装部长和他的赫赫功绩。他的功绩显赫到让对祖国心怀叵测的一小撮人刻骨仇恨的地步,以至于老武装部长的第二个儿子阿布都外力军校毕业分配时,南疆军区的司令员说,你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高原师保卫祖国,一个就到你身边去保卫你吧,于是小儿子回到老家英吉莎县的武装部,当了一名参谋兼翻译。这些情况我早有耳闻。

“我老爹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小时候我们外出去玩是要向老爹请假的,他像管理连队一样管理他的孩子。我和弟弟都像老爹一样,军事素质没说的。”阿少校说。

“我老爹是咱们国家最后一批骑兵,骑三团撤编以后,在新疆反正是再见不到骑兵了。”阿少校为老骑兵自豪道,“我是咱们国家第一批少数民族装甲车驾驶员,我有驾驶证了,驾驶二级,人家叫我们铁骑兵。”阿少校为自己自豪道。

父与子,老骑兵与铁骑兵,这个颇具特色的边陲军旅家庭,当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向阿少校提出能否去英吉莎会会他老骑兵的父亲,看看老骑兵如今怎样生活,看看忙碌一生忠诚一生的

老军人怎样打发晚景。

阿少校兴奋起来,他说:“英吉莎的老骑兵何止我老爹一人,老骑兵有一大群呢,他们都是骑三团的。这样吧,我和老爹联系一下,让他们搞一个老骑兵的麦西莱甫(聚餐舞会),你去参加,所有的人都能见到,所有的情况也都了解了,你还可以顺便体验一下我们民族特色的饮食和歌舞。”

老骑兵的麦西莱甫让我也兴奋起来,我说:“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只是专门为我召集一个麦西莱甫、一顿宴请、一场歌舞,这动静和破费是不是太大了,这怕有点担待不起。”

“这种麦西莱甫,他们半月举办一次,你去不去,他们都要举办的,不过是按你的时间调整一下罢了,没关系的,你去了就都知道了。”

就这样,阿少校和英吉莎的老骑兵父亲通了电话,老骑兵的麦西莱甫定在2000年6月24日中午2点。

这一天,阿少校带着我来到英吉莎县,他的老骑兵父亲早已等在约定的一个亲戚家里。我们见面握手的时候,他爽朗洪亮地“嗨嗨”笑着。凭经验,退休赋闲在家,能这样坦荡大笑的人并不多见。老武装部长的外表和性格气质不需描述,你只需将阿少校再加上30年的风雨锤炼和磨励来想象他就可以了,儿子是烈酒,他则是酒精。在英吉莎县芒辛乡恰卡尔村一个叫肉孜·塞买提的老骑兵家里,老骑兵们已经如约准点全部到齐。见我们来到,全都从炕上跪起,以维吾尔族的方式抚胸欠身致意,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行了礼。

“你们老军人的作风没有丢嘛。”我赞叹道。我原以为他们大多数人到地方工作已经多年,也会像我们通常见到的那样拖拉不守时。

“我们遵守的不是农民看太阳的时间,早一点晚一点没有关系,我们遵守的是军人的钟表上的时间,一分钟就是一分钟,谁要是有事不能来要像在连队一样请假。”论说时间的人是谁,我不知道,满屋子的老骑兵冲我问候、微笑、点头,让我应接不暇。

主人向我一一介绍,参加今天麦西莱甫的共有17人,他们大多是骑三团的老骑兵们,最大的已年过七十,最小的也有五十四五,

还有一个叫乌布力哈斯木的是烈士的弟弟，而坐在我旁边的木沙西热甫则有一个儿子当过兵。就连准备饭后伴奏歌舞的几个乐手，要么家里曾经是军属，要么就是照他们说的“很热爱解放军的人”，总之都是对军营情有独钟的人。



今天参加麦西莱甫的，大多是当年骑三团的老骑兵们

等我们一落座，麦西莱甫就开始了。已经68岁的主人肉孜·赛买提是个诚恳厚道的人，他总是用脸上炉火般温暖的笑容表达着他诚挚待客的心意。

我注意看了看炕上摆放着的丰盛食物，除了各类点心、干鲜果和烤馕外，还有维吾尔族餐桌上很少见的馒头，而且是那种两侧显出刀切痕迹的长方形，这是我所熟稔的连队食堂的馒头。

见我的眼神停留在馒头上，老骑兵们争着给我释疑，“这是我们专门做的军队馒头，每次聚会都必须有这一道主食，我们怀念军队的心就更切了。”说着有人掰了一半军用馒头让我品尝。我也有多年没有吃到这种馒头了，我不知道主人用什么办法在几十年后

用自家的小锅蒸出了当年的味道，我在咬了第一口的时候，就恍然觉得回到了那个盛满青春岁月的连队。我四下打量，发现整个房间竟然没有一只苍蝇，而乡下总是无法拒绝这种讨厌人的小东西的，这说明主人很讲卫生。还有，每个人面前摆放着擦手擦嘴的餐巾纸——哗哗作响的报纸，当然是维文报，这使我想起在六七十年代的军营，生活用纸一律是废旧报纸。我想主人既然摆得起丰盛的宴席，绝不会买不起一卷专用的餐巾纸，用心显然是刻意的，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追忆的氛围。一个个细节无言地倾吐着深邃的情感。我提醒自己不能用猎奇或浮光掠影式的热情对待今天的麦西莱甫，把心思沉下来，细细品味一下老骑兵们对骑兵生涯像窖藏的老酒一样愈来愈醇厚的深情。

当第一道主食拉面吃罢之后，肉孜主人拿出了喀什地产酒“金昆仑”。这种酒把2元、5元、10元等面额不等的人民币封在少数酒的包装盒里，喝“金昆仑”之前撕盒揭奖往往成为当地人颇有兴味的酒宴前奏。主人撕开封奖面的一角，10元面额的钱币露了出来。老骑兵们高兴地叫道，“金昆仑的老板今天长眼睛了”，“今天不光酒给我们助兴，连市场经济都来给老骑兵助兴啊。”

肉孜主人按照维吾尔族的方式，先在茶碗里给自己斟了酒，他只有先自干了这碗酒，才算取得倒酒劝酒的权力。他说：“我有糖尿病，不能喝酒，但是我们军队老家来了客人，第一杯酒，我怎么说也得喝。”他又看着我说，“让你跪着不舒服，有个桌子就好了，当兵的喜欢桌子，当兵时的生活真让人怀念。我们这些老骑兵半个月麦西莱甫一次，今天在我家，明天在他家，就是把年轻时候军队的集体生活再复习一遍，同时通过今天的吃喝对照过去的生活，五六十年代我们在骑三团吃的是苞谷饅，这样子忆苦思甜就看到了国家走过的脚步。我们现在是很老的人了，一辈子经过的事情数不过来，但是部队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走到眼睛前面，哪个排长好，哪个连长教育得好，早上出操了，吃饭排队了，还有那些分别了很多年的

战友和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战友。”主人说完就把酒喝下去了，他的祝酒辞和他诚挚的笑容诚挚的待客一样打动人，包括忆苦思甜这样过去年代的政治术语，从他嘴里说出来都那样动听感人。

接着主人开始敬酒，他斟满两碗酒，放在一个托盘里，递到我面前让我端一碗，又端过去让坐在中间的一个叫色买提·乌拉英木的老骑兵端上，主人们向我介绍说：“他是我们的组长，麦西莱甫的领导。”

老骑兵组长在所有老骑兵中显得最年轻，但是他却在炎夏所有老骑兵舒爽的浅白色衬衫群中凝重地穿着一件铁青衬衣，他沉静安详，情绪饱满，颇具领导风范。他很认真地履行组长职责，像当年召集班务会时那样，照例要先讲几句，他说：“端起酒来，首先要说的话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老兵，党把我们培养好了，部队把我们教育好了，我们谢谢党，我们怀念部队，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跑，我们和部队心连心。老兵聚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加强联系，把最后的日子过好。我们老了，事情多了，有的人病了，有的人儿女结婚，有的人老人去世，都需要帮忙，战友的帮忙是最认



我们这些老骑兵半个月聚会一次，就是把年轻时候军队的集体生活再复习一遍

真负责的,谁有困难大家都去帮忙。我们骑三团的老骑兵,一年比一年少了,每年都有去世的。今天你来以前,我们看了上次麦西莱甫录的带子,有的人已经不在了,不回来了,我们流眼泪了。我们在一个部队当兵锻炼,现在有的人要走了,我们战友一块儿送他们好好走,走的人好好走,在的人好好过。我们的活动社会影响好,很多退休的人也想参加,但是我们不让,必须是当过兵的,或者家人当过兵的。来,为我们当过兵,为我们骑三团干杯!”老骑兵组长说着和我隔席举杯一饮而尽。

“你们骑三团在整个南疆赫赫有名,我小时候在喀什就听说过。它是我当兵那一年,也就是1969年撤编的吧?”我问。

“是的,撤编以后,我们这些老骑兵就分到了南疆各地的部队。”老骑兵组长说。

“那你们有没有保留着当年用过的马鞍子或马鞭子?”我想我找到了一个绝好的话题,一定能引出一大堆关于骑兵的话来。

“那是装备,不能随便拿。”没想到所有老骑兵都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我有点不好意思,一个老兵提出这种违背军事常识的问题是挺说不过去的。

“部队的事情是很严格的,这你知道嘛,连骑马的人和养马的人都有分工。”英吉莎的老武装部长说。

“养马的人和钉马掌的人都是按分工各干各的。”一个留着灰色撇胡的老骑兵乌斯满·卡得尔说。

大家笑起来,有人说:“这个事情你当然最清楚,你就是专门钉马掌的,给马做鞋穿鞋的鞋匠嘛。”

众人更响亮地笑起来,卡得尔认真地争辩道:“马的鞋匠怎么了,没有马的鞋匠,战马咋能飞一样跑,咋样驮着你杀敌人?我是骑三团专门到手工联社接来的钉马掌的技术兵,是战马的鞋匠。”

“对,他当兵前就是钉马掌的匠人。他当了整整7年兵,骑三团